

理

學

宗

傳

理學宗傳卷之十五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

郭漁化

全編

任宅心

宋儒考 程門弟子

楊文靖公時

楊文靖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第進士調官不赴
杜門力學時人莫測也已調徐州司法又不赴請穎
昌以書謂程純公從受學純公大說之每曰中立最
會得容易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反求時渙然有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一

覺也歸純公送之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及明道歿
復事伊川於洛一日見伊川伊川瞑目坐偶假寐時
與游酢侍未命去不敢去也伊川覺乃曰賢輩尚在
此乎歸休矣乃退出及門門外雪深者一尺蓋篤謹
如此授虔州司法叅軍當疑獄立斷與郡守爭事守
正不問撓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有惠政民思之
浮沉下位望日起四方士不遠千里從之游天下稱
爲龜山先生遠逮 雖高麗國王亦從使者問龜
山先生何在也會蔡京以張昞言欲引舊德置左右

乃召爲秘書卽時年已七十有二向執政言今士大夫不敢盡言天下事者不過爲保身計耳不知謀國乃所以謀身天下喪亂而能保其身生民以來未有也欲格其心條諸蠲賦茶鹽搬糶市場坑冶諸弊事以告一主於寬民入對言今大難蓄而將發正君臣交驚之時請作宣和會計錄周知天下財賦出入之數條祖宗法爲綱目元祐熙豐實勿問但宜於今者舉行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郡省轉輸亟修戰守備帝甚嚮納除通英殿說書及金闕京城勤王兵四集

而莫相統一時又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
士卒始用命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講和又極言
其不可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及李綱
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
乞用時以靖太學龜山得召對欽宗乃以龜山兼國
子祭酒言王安石宜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
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
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
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衍力主王氏上疏詆之

龜山遂請開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典學爲務已而告老致政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龜山在東郡所交皆天下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後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龜山浮沉中外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龜山卒年八十三謚文靖胡文定銘其墓子廸字遵道兒時能力學措物卽賦少長孝友和易中外無間

言其見善矯然敢爲與人辨詰永解的破而平居若不能出口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遊太學有聲已弃去從正公學年甚少正公極器重之

語錄

無運升降
人才自不
得不升降
於此間

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可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臯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

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
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
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
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學不經動
惡不實

學不兩至
德不無忘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
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
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
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

有勝物之
心便非一
體萬物

天之德曰
生君之德
曰仁

的然的直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
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
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將自小安能
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
不得不下耳問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
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
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
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

義利之界
其嚴元不
論多寡

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
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
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
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
於義而已予之濫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
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卹其
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

與物無競

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無所不察
又一介取
予不妄此
之謂致廣
大而盛精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與亦不妄取

一念惻隱
之仁與萬
物一體之
仁非有兩
個體自
見

季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
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
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
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
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
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
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
容問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

莫非誠也
語孟六經
皆有此旨

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
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
尚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
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
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
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

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王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恇慢邪僻之氣得

聖理原不
厚味也

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
奕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
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
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
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
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它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
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用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

子止言其不爲己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楊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

克己別
無操心之
法

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

強似一之
不得

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卽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卽不是聖人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

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

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

卷之十五

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
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
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
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
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
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
便可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
稷功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楊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

勝心難克
賢知易犯
此病懷未
若已者且
不免而况
真下者乎

其惡者不
可謂性然

壞豈可修乎惟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
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
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爲
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
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
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
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

人亦有生而即惡者非本性如此亦非有習之如此只是得氣之偏耳特如禽獸草木何嘗不本之天地而從養較然只是有氣以養之耳橫渠括用氣源之性本體不受翫學感為有功

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所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議與

夫此法
是後世

取辭下

聞道二字

是聖學

派類皆而

外未敢

許

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
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
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
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
非義之士而已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
人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
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聖賢之道略
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

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今古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爲者如此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

仁人心也
顯仁何處
同心

私淨始極
明明照於
天下
私淨始極
明明照於
天下

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
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
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
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
要學者求仁而已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
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
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
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理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

其蔽於私乎

如何纔能
行所無事
如何纔能
一以貫之
比處正當
理會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
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
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真有難理
會處今人注解只是亂說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
之謂一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

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
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
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
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
平之意荆公之學本不知此

平運高遠
且有殊觀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
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
最爲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
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夫爲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饑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俶俴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武 胡氏曰龜山天資宏曠濟以問學克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嘿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當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

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獨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廷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

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

須窮究其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山人非假學力

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

若能聽用夾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

只當學于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

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

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

地位太

高爾

龜山嘗自言曰平居欲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
手便措置不得皆未開道者也此其所學可知已

會得容易而歷鍊又復長久故能衍程門之旨開
考亭之傳厥功大矣

劉質夫絢 李端伯額

絢字質夫河南人結髮事二先生從受學純公語人曰他人敏則敏矣然而未易保也之子之志吾無疑焉以祖蔭爲壽安主簿遷路長子令邑俗故淳古而絢又誠心愛利丁毋憂去父老數千人遮道留久之乃得去終其去未嘗咎一人富鄭公歎以爲古縣令也元祐初以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史王巖叟正言朱光庭言春秋學廢已久絢治春秋深通試太學博士卒於官絢明粹溫恭旣聞學內日加重

是
何
等
心
耶

約似明道

無交戰之病故行果而粹氣和而莊跬步不忘學既
病謂學者言吾病每眩瞶但正心端坐氣卽下得終
啓手足盪澣安然逝約在程門與人但有所知惟恐
不與人共程學之興約及李籲端伯有力焉正公曰
質夫久於所事自小來便在此又曰質夫沛然又曰
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約庶幾似之

質夫外兄弟繼氏端伯元祐中仕秘書郎闕肆開發
能自振於流俗正公期其遠到與質夫相繼卒正公
哭之哀悲傳學之難焉呂與叔祭文爲與人交洞照

其情而終靡有爭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周折畢
如意云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劉質夫
李端伯

半

謝顯道良佐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少博洽見純公扶海從受學語
次舉書史無遺失純公曰賢記憶何多也抑可謂玩
物喪志矣良佐慙汗浹背面發赤純公曰卽此是惻
隱之心已謂之曰賢輩相從於此獨學某言語耳故
學心口不相應盍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於是良佐
遂時時靜坐質小粹然誠篤每理會未深徹其類有
泚也與劔州楊中立俱純公每言楊君會得容易謝
君如水投石然未嘗不稱其賢久之純公語鳧飛魚

躍曰此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
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美精魄已又曰鶻
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
是良佐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
去者乃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
純公許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可望矣後卒業正公所
正公問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正公曰是則有此理
賢發得太早在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簿自
記日用言動禮若非禮以自繩其言曰克已須從性

偏難克處克將去患恐懼且且於危階上習之得善
筆愛之患長愛欲書令壞乃已患喜怒日消磨令盡
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正公別一年來見
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良佐曰懷固
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語人曰是
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良佐患學者以見性爲極
則輕自大而誕故省克至深正公自涪歸見學者多
從佛學惟良佐與楊中立不變曰學者皆流於 矣
惟楊謝二君長進晚益平質不舍於素位日用或問

公卿三夏
在勿忘勿
助長之間

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
病也監京西竹塲太學博士朱震請請教良佐曰待
與賢說一部論語震私念今日晷迫暮何從得款待
說論語乎已飲之酒數行理居游語如常已忽掀髯
曰聽說論語舉子見齊衰見師冕二章曰聖人之道
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由灑掃應對進退卽上達天
道一部論語盡於此震大有省晚宰應城胡安國以
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因介紹以弟子
禮見問學良佐語之曰游子嘗問某一切外物能放

置得下否某對之曰實嘗從此上措功來胡問何也
良佐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剪
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
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終誠篤如此初良佐事
純公扶溝時請歸蔡應舉公曰何爲其不就太學試
也對曰蔡人耽習戴記夾科之利耳純公曰是心不
可入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
利哉富貴有命於豐約間不能無留情是不信道也
故謂之不受命志道者必去此心而後可良佐留太

學試是歲亦得舉自是篤信於命於得失泰然於勢利泊然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謂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搖惑多矣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良佐舉進士歷仕州縣建中間召對除書局後斥爲荒庫以飛語繫詔獄褫官謚文肅

語錄

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

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

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
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受過非難
受過甚難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
克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克廣得去底氣象曰
天地變化草木蕃克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
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

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
中龍虎忘看守碁上河山廢請求又詩云斟有淺
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

可理經論
經義書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謝顯道

五

學須天人合一始得

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誦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

九章書曰
臣出無心
臣入無其
臣無事

知氣流行
實不得一
毫勉強

保民者保
其所爲民
養也

養生之謂
仁

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闐闐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替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彝也爲政之道保民而已不類幾何其不相噬嚙也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

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
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
見矣

問一口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
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
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士之立朝要以正且忠厚爲本正且則朝廷無過失
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且而
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且則流入

則齊賢哉
願乎

于懦汲黯正並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
關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
此一人而已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
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上蔡固真實學力人而具師指點却極切至傳中
俱見

尹和靖焯

焯字彥明世洛人少孤事母陳氏至孝爲舉子業年二十事伊川受學伊川告以敬問敬曰主一之謂敬問主一曰無適之謂一自是服膺終身紹聖中應進士舉主試者發策議誅元祐大臣焯讀之慨然曰噫是尚可干祿仕也乎哉不對而出歸以告程子子曰有母在宜未容廢祿仕也焯入白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程子太息曰賢哉母也遂卒業伊川最專篤學子及門者正公輒令詣焯開誘之

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夫觀中御史范致虛言程顥倡爲異端而尹焯張繹爲之羽翼乞錮勿用而聲聞益盛其後正公沒焯修其學彌篤深居持養非事喪問疾不出戶洛人士以事伊川者事之靖康初宜撫種師道以德行可備勸講薦不往趣召至度時不可爲力謝病賜號和靖處士而歸金陷洛陽家盡覆遯長安山中劉豫陷京師聞焯名遣使者以卑辭厚禮召其供帳山中必致之焯夜爲赴水自沈者得亡去匿剡水山中轉徙闔止於涪曰先師之

所嘗讀易也闕三畏齋以居紹興中以侍講范冲薦
召爲崇政殿說書辭勅有司敦遣乃就道會諫官陳
公輔詆程學焯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生事之二十
年沒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焯濫經筵所敷繹不過
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
臣顯言焯並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詔趣
行旣至召見曰朕渴卿久矣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
他焯退喜曰聖主也道幾可行乎乃就職每赴講先
夕必沐浴更衣几香再拜齋燕室夜定乃就寢或問

不辱師門
實是行所
實矣

之曰欲以所言動君父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
天吾所言得入天下蒙其福不入反是安敢不盡誠
敬會和議作其疏爭又與秦檜書力爭皆不報乃力
疏言臣愚不量分守言及國事不蒙省可識見迂陋
已驗於此又年齒已及加之疾病乞檢會累疏賜歸
得奉祠尋致仕焯莊敬弘毅不欺暗室直方之行動
合矩矱晚益和粹方赴召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
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高宗嘗稱曰觀
尹焯所行盡一部論語可謂知焯矣疾革督門人問

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不妨蓋純至如此年七十二歲
娶張氏生子均仕將仕郎洛陽之階與張皆死

語錄

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焯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學者自己
體貼方寸
所得
所存如何
亦曰惟其
是而已

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已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

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

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莫大之禍起于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

知德之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

孟子不立
易而修厥
德也

伊川謂
謝三子
性同伊
正此意

在經綸最爲盡之

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於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也

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仔細

呂獻可常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常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臨事便
制在不用

心

愛偏好處
下手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
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個甚如好財
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
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
錯

人有避事欲不爲者曰事當爲者豈可不爲廢事便
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學
記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
地之心爲心便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
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謝子見正公辭歸焯送之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
則學聞言則識如服烏頭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
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則如之何宜善自持也正
公聞之曰可謂益友矣

鮑若雨劉安世安節自太學謁告來見問堯舜之道
何故止於孝弟子曰曾問尹焯否對曰未也曰盍

往問之焯曰堯舜之道非止於孝弟而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至於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豈能盡三子反以告正公深然之

邢寬問主一日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旦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和靖主一之功多而龜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啟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甚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真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畧不同此告君之法也

西山真氏曰和靖主仁實不欺闇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山諸已

在氏銑曰程子之徒其劉絢之平正尹焞之強毅乎確守聖經異端不得而惑之尹子庶乎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者論者謂其無用豈有別見與

清定夫酢

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
酢雖少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始受學二先生正
公謂其德器粹然可適道半年後授以西銘讀之渙
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正公歎其能於言外
得意後明道爲扶溝令招使職學事盡得其微言故
於學與深心到自得誠中形外望之知爲成德君子
也第進士知河清范忠宣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議
與之參訂移守潁昌粹酢自隨入政府復除太學博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清定夫

三

尾
六八
卷

士忠宣罷政酢請外後爲監察御史出守卒年七十
一楊中立稱共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
有恩其遇下使人樂自盡而無敢慢其令也歷漢陽
舒濠衡四郡民戴如父母去愈久見思於程門與楊
中立齊名稱游楊朱文公謂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
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
雖事業不得大施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
所稱味其話言所得則夫造道之深有可得而推者
矣嘗問謝上蔡公于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

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
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又言人所不睹可謂隱
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
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
密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觀此定夫所學可見云

張思叔繹

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
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
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
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
能文入縣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
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
已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侘日程先生
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治陵思叔

年三十始從之學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謂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後
窮理造微伊川甚許之妻以族女家居壽安學者從
之漸衆尹焞嘗謂伊川曰張繹每問先生語往往言
下解悟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
持守恐思叔不及焞先生以爲然伊川嘗言晚得二
士又言張繹俊尹焞魯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
也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辨事先生沒一年思叔亦沒
和靖被召嘗曰思

叔若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
世嘗記伊川言行一編名曰師說

呂和叔大鈞 進伯大忠 與叔大臨

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祖太常博士通葬藍田遂爲藍田人父比部郎黃賢生六子皆賢鈞第三子也仕三原令以父老當官蜀請代移知巴西父致仕遂移疾不起移官不調以薦授官郎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之已棄去家居講學者數年仲兄大防官鳳翔就視之會詔伐夏邸延轉運使以禮命辭之法可辭大鈞以禮際善就之爲盡力不違難疾卒官年五十二大鈞純直明亮始與張先生爲

以禮際善
就之者爲
禮視其兄

德行君子

同年生已聞張先生論學厭服之師焉見正公與語見以詞當滯礙而沛然以心誠信之也張先生教人約之禮後進生蔽於俗習鮮由禮大鈞乃取古禮釋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毅然不恤人之非問已也居諫議喪衰麻歛奠比虞祔一襄之於禮已乃寢行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間文節粲然可觀又時時爲人講說又與兄大防爲鄉約以敦俗

一德義相勸二過失相規三禮

俗相交四忠難相恤

由是秦人士渙然於古禮義可施行於今

也張先生歎以爲秦俗之化和叔有力焉又歎以其

約以習
師傳

勇爲不可及也張先生沒益修明其學期於其身親
見之旣而曰有命乃撰具非川兵制選舉之法議小
臣宿衛議邊郡世守皆經世遠謨曰如有用我執此
以往始大鈞博學力行先生語之曰學不造約雖勞
而艱於進德君後當自悟時大鈞以爲躬行久禮義
當自熟也晚乃以造約爲先務於子厚趣時求中之
語沛然始急於行已旣乃寬以居養優游乎道之可
樂始嚴於率人旣乃道而不牽使學者樂趣而不厭
以性之所得者盡之心以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又久

化性自化

終始

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也可謂造約矣既得
疾命內外汎掃齋居湛然客至與宴語如常卒妻种
氏治其喪一如其治比部公之喪諸委巷浮屠瑣鄙
不經之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爲道行
於妻子云真西山曰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
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
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
自身及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

事

清不頁八
禮記

大忠字進伯剛毅質直第進士歷寶文閣待制知秦州治有聲馬汧以進士舉首爲判官頗倨矯時切偲柔其心調之藝科舉之學今無所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以臨政治民之道告之汧後有立自以爲得師謝良佐時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從問論語必正襟歛容俸之子將請大學欲求見相汲公請爲容大忠曰微仲不必見不若見大臨弟也紹聖中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爲量移正公稱其老而好學理會到底云

大臨字與叔少學於張先生先生卒乃東見二先生
卒業焉大臨故深淳遠道而以防檢窮索爲其學也
純公語之以識仁且以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開之大
臨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
有生均吾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
叮哇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
吝驕作我蝨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誰敢
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爲寇讐今則臣僕方其
未克寤我室虛婦姑勃鬱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

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痲
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
則是始大臨於羣書博極能文章已持養深醇言如
不出口粥粥若無能者賦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
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
其克養如此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爲擇矣
以門蔭入官遂不復應舉曰某何敢拚先人之德元
祐中官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學士祖禹薦其修
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克勸講未及用而卒程子謂與

叔守橫渠學其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又曰和叔任道擔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不逮於與叔又曰與叔六月中自緱氏來燕居中顧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

朱子曰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個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邪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然後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飲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其論甚高使其不堯必有可用

呂氏父賢生六子皆賢和叔進伯與叔尤鍾錚者
也試有此一家人父父子子兄弟夫夫婦婦
太和元氣真是唐虞三代而秦俗之化與有力焉
此固不問而知也所更難者三兄弟同德一心勉
勉於修身爲己以造約爲先務則其所自得深矣
吾不能不醉心於三難

朱公揆光庭

光庭字公揆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簿是時純
公主鄆縣簿關中舉以並稱元祐初以溫公薦入爲
左正言入對首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閒與儒臣
講習輔聖德諸進退大臣損益政事論奏無虛日宣
仁其咨納焉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
月復召劉丞相摯罷政封麻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
人尸祝之改潞州鄰境饑流民載路勞來安集日爲
飲食之至不暇食遂病卒光庭少受學於胡安定已

一說語十
年書見坐
學風三月

從孫復愛春秋已又從二先生於洛服行所聞造次
不怠見善如責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惟恐
及之後謁明道於潁昌退謂人曰光庭於春風中坐
三月矣愈益渙然歸坐卧一室室兩旁各一牖牖各
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而中以思
無邪無不敬二語榜之意以敬一天人貫上下也父
喪廬墓側三年事諸父盡道御諸弟友家人惇睦無
間言爲人方正望之可畏而卽之謙恭虛已常若不
足也常謂釋氏爲世教大患高明之士既沉溺於性

宗中下之材又纏縛於因果故力排異端以扶聖教
家素裕自奉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厭其沒也正
公祭之文以爲篤學力行至於沒齒不渝蒞民臨事
造次動靜一由至誠可質神明貫金石雖尚論古人
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

王信伯蘋

蘋字信伯福州福清人清粹純固平居恂恂儒者與
之語當世之務及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蓋其
達也未嘗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以朱震胡安國尹
焯薦召見除秘書省正字爲帝言人心廣大無垠萬
善皆備盛德大業皆從此出欲行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擴克此心焉耳帝王之學與儒生異無徒事章句
文義爲也每與學者言試卽爲長者糞之禮學之體
究此時此心如何卽其理微乎微矣此徹上徹下之

尾却信伯

矣

道楊文靖嘗言同門後來成就無踰信伯者官至左
朝奉郎年七十有二

蘇季明炳

炳字季明武功人，事橫渠最久。後卒業程氏，時尹彥明焯方業舉造之，炳謂之曰：子應舉得狀元及第也。是乎？曰：何敢望此？炳曰：子謂能狀元及第也，學盡是乎？爲復此外有學也？焯不省。明日復造問之，炳茶次舉盃曰：卽此是學。焯有省，炳令請程先生受學。以呂進伯薦，召爲博士。坐上章論國事，竄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頗以遷貶爲意。彥明曰：當季明上書時，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當忻然赴饒州；若爲

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渙然彥明始學
木季明所措劈已危幾賴彥明而安故學須友以成
也

季明能成彥明於始彥明能成季明於終友朋之
益大矣哉

馬時中 仲 楊應之 侯師聖 劉安節 劉

宗禮 林大節 周孚先 范育 孟厚

仲字時中東平人弱冠登第崇寧中禁元祐學術程
門宿學老生有叛去者仲自吏部求官西京法曹鏡
然往依焉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求受學先生以非
其時恐爲累辭之仲執費十往愈益恭且曰使仲得
問道卽死何憾况未必死乎且欲棄官而來先生歎
曰能棄官則官無用棄爲也見之自是公暇雖風雨
必造者三年同僚以飛語中之不顧也靖康初以薦

不遺
吳十
稱
造
即
所
承

脚而不
磨者

得召中丞秦檜高其節迎辟爲監察御史會金階京
師劫遷二帝仲爲議狀請立趙氏復嗣君及張邦昌
立移書勸推戴書曰閣下爲國重臣比者不幸迫於
狂使當僞號非常之事於斯時也閣下豈顧以大
義爲可犯大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耶其所以
懇須臾無死而詭聽之者必將曰與其虛遜於人而
亡趙氏之宗不若陽受於已易爲反正而復辟也凡
今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域中之人不卽生變獨諒相
公之心爲必出於此也故耳今金人旣北康王以上

皇子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閣下義當退反初服
發使通問率羣臣迎而立之然後引咎自刎身爲人
臣閣於防患不幸爲寇讐脇汗忍死舍垢以待陛下
請歸死有司退伏俟命如此則閣下忠實存國義不
苟生明主必能昭察而身名俱榮矣今謀不出此金
退日久尚當非據偃寢禁闔道路流言以謂相公外
挾強敵之威使人遊說康王風命南遁然後據有中
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仲知閣下必無是心獨憚敵去
未遠因循有待然羣心狐疑莫知所伏成敗之際間

不容髮竊恐禍作閣下雖有忠義之志一旦有不能
自明者矣伏望渙然覺悟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女問
若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事端惕日待期內結
仇讐合從爲亂雖九廟在天萬無成理然仲生不願
與叛逆同朝請先服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大
懼實始定推戴之計高宗卽位以城陷不能救主遷
不能死自劾請竄謫帝慰諭擢殿中侍御史撫荆湖
廣南還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汪黃恚以濮
迎寇境貶監限酒稅以襪被就道卒於道紹興初追

贈諫議大夫仲勇於爲義在臺所薦達皆清強不撓之士晨興整衣冠端坐讀中牋一過然後出視事居常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時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又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念卽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卽爲妻子所累是道終不可得行也故竟信其志云是時及程門受業稱高弟者又有楊學士國寶應之侯仲良師聖劉元永安節劉立之宗禮林大節周孚先范育之倫先生言應之有英氣偉度而樂善向德論議不苟可望

以託吾道仲良安羈旅守節不變有欲館之者造焉
則壁垂佛像凡所積佛書也遂謝不復往晚通貫經
術洞悉時事胡文定亟稱之安節溫然有容遇人無
貴賤大小一以誠常引其長而覆其所短立之河間
人二先生故人子也早孤二先生收養之娶以宗女
常自言事明道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問
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其
後官晉城以循吏稱大節孚先不詳其行實而程先
生稱孚先純明可入道大節差尊然所問便能躬行

范育字異之三水人爲涇陽令以發親詣歸從張程
兩先生學薦授監察御史上疏論棄地西夏及進築
之策不報程先生云與異之語間而多礙者先入也
與呂與叔語宜礙而信其致誠也孟敦夫厚洛人始
治王氏學特精處一室不除糞穢伊川曰孟厚不治
一室者何學不在此也假令洒掃得潔淨莫更快人
意否然伊川沒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焞
范杲邵溥弔哭焉蓋程門得人稱最盛後轉相授受
雖彌熾然稍益濫矣

元公曰何爲天下善曰師則杏壇一席罔天地開
闢來之一奇觀也七十子之服孔子人謂其廉於
道途而不知其達於師弟樂莫有大焉者矣千百
年後續此脉者代各有人雖命世之才守先待後
者如孟氏之門指未敢多屈也文中子河汾之選
殆庶幾乎然而道未大光前至程門師弟之盛可
追洙泗自楊中立以迄游謝尹張之輩二十餘人
言行政事無不備載而聖賢相傳之道炳然見於
其中如五緯之麗天百川之行地諸無紀述文字
者伊洛淵源錄中所載尚二十餘人而姓名不著
者仍多矣兩程先生以兄弟之樂兼師友之樂是
又洙泗後之一奇觀也猗與休哉

理學宗傳卷之十五終